



把那个故事 再讲一遍

吕魁◎著

AR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新生代作家小说 精选大系

把那个故事再讲一遍

吕 魁◎著

BA NA GE GUSHI ZAI JIANG YI BIA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把那个故事再讲一遍/吕魁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7

(新生代作家小说精选大系)

ISBN 978-7-5396-5880-3

I. ①把… II. ①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9924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策 划:朱寒冬 张 堃

责任编辑:刘姗姗 蒋 晨

封面绘图:魏志成

装帧设计:许含章 徐 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0551)65661327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1.625 字数:230 千字

版次: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001 ■

目 录

小 染 ■ 001

少年行 ■ 098

浅生活 ■ 162

再见阿豪 ■ 210

去乌兰巴托 ■ 242

信仰在空中飘扬 ■ 275

把那个故事再讲一遍 ■ 306

小城故事多 ■ 362

■ 小 染

0

小染，姓萧，萧小染，小小染。

我喜欢叫她小染，我喜欢小染。

我不知道用怎样的语言去描述 1999 年的夏天，那是我们的夏天。

那年我 16 岁，小染 17 岁。

高一（五）班，我和小染做了同桌，谁安排的？天知道，我不知道。

“你好，萧小染。”小染笑得很大方。

“你好，茹枫。”我没去接她的笑。

几年后的一个晚上，在喧闹的酒吧喝了一打啤酒后望着舞池中疯狂的人群，小染笑得迷离，似乎不经意地用那极细的鞋尖踢了我小腿一脚，很疼。

“大头，你说我们刚认识那天我特淑女地跟你打招呼，你干吗低头不看我啊？”小染收回飘在舞池中的目光，笑得很轻佻。

“你不好看。”

“去你的，我不好看?!”小染用力推了我一下，皱了下眉又很快舒展开，“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啊？自打我上小学就有人追，当年刚上高一，你姐姐我就是校花了，多少男孩为了追我互相残杀。”小染拈出一根烟，问身边陌生人借了个火，一瞬间，空气中迅速弥漫开浓重的薄荷味。“我不好看？暗恋我的不算，那些老师不算，女同性恋也不算，就那短短的两年，光是明着追我的男生，加起来都够组成两只足球队了。我还不好看？何伟，你不会忘了吧？丫都把我追成那样了，赵飞还给我写过纸条呢，这些你不会都不记得了吧？”小染说话速度极快，空气中的薄荷味越来越重，“说话呀，你是不会审美，还是失忆了？”

小染急着为自己当年的骄傲辩护着，我却被小染那认真的样子逗笑了。

“说你呢，严肃点。”小染皱起了眉，顺势又一次用她那尖细的鞋尖踢我的小腿。

“审美我会，不会的是他们。”

“算了，就当你丫喝高了。”小染不屑地瞪了我一眼，仰头喝完了瓶中最后一口啤酒，懒得理你。小染散开了长发跳进了舞池，扭得好看。

香味在我的周围溢开……

1

“大头，听说你同桌那个美女，是从北京来的。”赵飞和我一起靠在栏杆上侧着身子，一脸兴奋地对我说。

“是吗？”我转过身透过玻璃找寻着教室里的小染，此时的她手里正拿着本书和另一个女生嬉笑打闹着。

“对，就是那个，秦岚旁边的那个。”赵飞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转过身来，用手指着小染给我看。

“哦，她是北京女孩啊！”

“你以为！我也是才知道的。怎么样，有兴趣没？”

潇小染是北京女孩？怪不得。

我没再想下去，看着身边的赵飞，他傻笑着，眼睛随着小染的移动而移动着。

“让你了，你来吧。”我回答得很真诚。

赵飞继续专注地看着，居然还笑出了声。

我没有打搅他对潇小染的多彩幻想，离开他换了一个地方。

真的，我说真的，在没遇见小染之前，我真不知道什么是吊带衫。我甚至怀疑，在此之前我是否听过这个名词。

4点27分。还有23分钟放学。

我记不清这是我第几次看表了。2点38分是我今天下午第一次看表。那时上课还没有10分钟。

潇小染下午来上课穿的衣服和早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谁都知道午后会比早上热多少，可是没人像她潇小染那样，一天之内换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衣服。我没有，赵飞没有，秦岚也没有。秦岚是我们初中时期最好看的女孩，我记得中考前最热的那几周她也只是隔天换身衣服而已。而现在从北京来的潇小染竟然一天之内换了两身衣服。这样的举动让我感到惊讶，更别说那些几天才换一次衣服的男孩了。潇小染是踩着上课铃声进的教室，她的座位第五

排靠窗,我的左手边。从她进入教室的那一秒一直到现在,4点27分,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次频频回头看她了。而她,潇小染,却毫不在意,平静地度过着这个下午。可我却异常难受,觉得别扭。在此之前,还从没有像今天下午这样,那么多让人猜不透的复杂眼神一次次射向、洒向、落向我所在的位置。我知道那些眼神没有一个是看我的,但我还是渗出一身汗水,很不自在。那些眼神的主人假装无意瞟一眼的,有慢慢扭动着脖子偷看的,还有先做出鄙夷的样子接着才翻动眼皮上下打量着,好像只有这样才顺理成章。其中,最有创意同时也是最无耻的人是赵飞。他根本没回过头,他整个人趴在课桌上用厚重的课本挡着一面不知从哪里找来的镜子,通过镜子偷看并享受着。谁知道他这样看了多久。当有光晃到我时,我才注意到他。他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对着镜子得意地笑着,做着一些只有我们之间才能理解的小动作。我本想回他个表情或是手势,但想到了左边的潇小染也就罢了。再说那潇小染,这都一下午过去了,难道她一点都没察觉到?不可能啊,那么多各类眼神频繁从她身上了又去,更别说那镜子反射出的光了,她没理由发现不了的。那就是她早就发现了却装作若无其事?嗯,这个有可能。也只能是这个样子,若事实不是这样,我真想不出第二种假设来解释了。况且课间休息时秦岚和潇小染的一段对话更能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哎,小染,你这衣服真漂亮,是在北京买的吧?”

“嗯,暑假回去时买的。”

“什么牌子?我好像在哪期《瑞丽》上看见过。”

“是吗?可能是你记错了吧?这不是什么牌子,小店淘的,才160块。”

潇小染扬起了眉在笑。

那件 160 元不是什么牌子的小店衣服,这些年一直在我记忆中闪烁着,挥之不去。每当我听到、看到“性感”这个词,我总会先本能地想起那件衣服,那天下午的潇小染。

“你知道哪有音像店吗?”

片刻寂静。好像教室只属于我们两个人。我带着不安去看她,她侧着身,在专心地写着什么,写得很快。她嘴角挂着笑,眼睛垂得很低,眼神随着笔尖的流动而流动,有几根头发滑落下来,她用左手很快把它们擦到耳后。

“你知道吗?”

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她又追问了我一次。

“音像店?是卖磁带的地方吗?”我的目光在她的周围游移不定,但始终没敢落在她的身上。

“嗯,”她的眼睛随着笔尖停顿了一秒,又继续流动开,“算是吧。”

“我知道幸福大街那里有一家音像店。”说完这几个字,我的眼睛局促不安地从她所在的方向逃离出去。

又安静了。

我听得见她写字的声音。

我的目光早已落在别处,汗少了许多。

还有 10 分钟放学。

潇小染还在写着,越写越快。

“纸条,给你的。”

我右手边的女孩扔了张纸条在我的课桌上。

“给我的？”我边问边打开。

“我×，你小子真够爽的。她穿成这样！”

我爽个×！赵飞他哪知道这一下午我是怎样熬过来的。

潇小染穿的这件衣服，怎么说呢，也许根本不该称它为衣服。

它奇怪得很，没有袖子，领口也是没有的，前后两块带有大片白花瓣的红布只是被两条红绳连接着。

这衣服怎么穿上的？一不小心那两根红绳是否会断开？要是真断了……

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我的青春期里困惑了我好长一段时间。我想，同样有此困惑的少年不止我一个吧，比如赵飞。但也正是这样的困惑使我们的青春变得丰腴且充满了甜蜜。当我们想起那早被蒸发的甜蜜时，总会觉得那几年是阳光般美好，只是风一吹，就散了。

这样的衣服穿在潇小染的身上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但那裸露在外的胳膊和脖颈却美得有些孤独，白得不现实，而且它们就在我的左手边，怎么躲？

你试着想一想这样的画面：一个在闭塞的小城里生活了十六年的少年，在9月的一个午后非常害羞却又不想让人看穿的样子。原因简单得好笑，少年的同桌，那个从北京来的女孩穿了件超出他认知范围的衣服。少年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衣服，也是第一次真实地看见那些只在幻想中出现过的画面。你说，这一切怎么能让他不羞涩、激动！

怎么样，不难想象得出吧？呵呵，对，那个少年就是16岁的我。写到这里，我笑了。想想那个下午，我真是傻得可以，血液像是被点燃，躁动不安。我

总是假装不经意看几眼小染后又要伪装自己，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还有那各种各样像我一样偷看潇小染的目光和表情，赵飞和他的镜子，那张醋意横飞的纸条，这些足够让我现在回想不好意思。不过我还是好奇，好奇那个下午是不是也储存在潇小染的记忆中。如果是，那这一切在她的回忆中又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一段旋律？

总算写完了。潇小染放下了笔，整个人靠在身后的桌子上，头朝上仰着，噘起嘴长长吹了口气，额前的几缕头发被吹得一跳一跳的。

“你刚才说的那家音像店都卖些什么？”她起身折着刚写好的那几张纸。

“卖磁带，还有些光盘啊，但不多。”我回答得格外小心。

“这不废话，音像店不卖磁带卖包子啊？”潇小染笑了，是侧着头望着我笑的。我不知道该把目光搁在哪里好。

“我是说都卖些什么磁带啊！”潇小染寻找着我的眼睛，“也就是说，哪类磁带？”她怕我还是不明白，又补充了一句。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时间凝固了1分钟。

“有卖这种磁带的吗？”潇小染从抽屉里取出一盘我熟悉的打口带摆在我面前。

“有啊。”我点头。

“真的？”潇小染不相信我的回答。

“真的。”

“不会吧？”她尖叫着。这一声吸引来四面八方无数别样的目光，先前那些

偷看她的人这一次都有充足的理由明目张胆地看她了。

潇小染偷看了一眼四周，低下头吐着舌头。

很快风平浪静。

潇小染拽了拽我的衣袖。

“你真确定那儿有卖的吗？”

“是啊，BLUR 的 *PARK LIFE*、《13》那也有卖的。”

“你也喜欢 BLUR 吗？”

“他们的专辑我都有。”

“太意外了。”潇小染兴奋地手舞足蹈。

潇小染在看表，这是她第一次看表。

“就要下课了，放学后你陪我一起去那家音像店好不好？”

我怕有人说闲话。可我那天还是答应了她。我怎么就答应了她？我想不起来了，也许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段空白。

下课铃声响起，我开始收拾东西，潇小染已经把包斜挎在身上。

“我先去把信寄了，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好吗？”

“好。”

我站起身，潇小染从我身前走了出去。

潇小染走出了教室，她的背影在落日余晖中闪着金光。

我发现那件上衣和她穿的牛仔裤之间突然少了些什么东西。

我说不好。

2

“大头，打球去吧？”

我和校门不到 50 米的距离。我回身看见赵飞他们。赵飞坏笑着把球朝我扔了过来，我接住了球，也看见了潇小染。她一个人站在校门外，一只手在包带上来回移动着，眼睛注视着我，平静如水。

夕阳均匀地洒在她身上，我只看了一眼就闪得我失去了方向。

“你们去吧。我有点事。”我把球又抛了回去。

“行，你行。”赵飞坏笑着。接着我看到了他们的身影越来越远，很快就消失不见。

我朝校外走去，走向潇小染。

“我们走吧。”我对她坚定地说着，像是一种解脱。

“怎么了？他们跟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走在她的前面。

“等等我。”

在驶往幸福大街的公交车上，潇小染斜坐在靠窗的椅子上，陆续问了我不少关于打口带关于 BLUR 乐队的问题。我尽可能回答着，我能清楚感觉到她在看我的眼睛，可我依然没去迎着。我时而低头看着地面，时而像丢了东西一样左顾右盼。车上的乘客，那些和我生长在一个城市里的下岗工人、农民、小职员、待业青年、家庭妇女……他们看潇小染的样子居然和刚才教室里那些眼

神是一样的。车厢里异常安静,偶尔有两三人闲谈几句,但很快就停止了。大家好像都在聆听着潇小染的声音,不舍得漏掉她说的每一个字。主角潇小染此时却完全陶醉在跟我讲她爱着的音乐。潇小染那独特的京腔,缓缓飘进每一个听众的耳中,整个车厢都淌着那软软的声音。这样的场景会误以为这是北京城里某趟公交车。可是,不好意思,它的终点站是幸福大街而不是天安门。

潇小染那软软的京腔也融进了我耳中,我点着头,我微笑着。当她问我时,我都尽力回答着她。

“你喜欢 BLUR 乐队的哪首歌?”

“很多。”

“说一首嘛。”

“TENDER。”

“嗯,我也喜欢! 那 FOR TOMORROW 我也觉得很棒,你喜欢吗?”

我们就是这样一问一答的。

我总觉得这趟车比往常开的速度要慢很多。

我总觉得所有人都坐在那儿静静听着我们的对话。

我总觉得那几个老人在我们周围指指点点着。

我总觉得那几个中年妇女是在笑我们。

我总觉得那些无业青年对潇小染有什么看法。

我的汗渗出来了。

这种感觉真他妈讨厌。

幸福大街六号，乐迷天堂音像店。

“大冯呢？”我问小敏。

“大哥进货去了。”小敏吐着瓜子皮，从摇椅上站了起来。

“就你一人在啊？生意怎么样？”我搬出两个凳子示意潇小染去坐。

“还行，今天卖了两三百吧。”小敏递给我半袋瓜子。“赵飞没和你一起来？”

“他，他打球。”我慌乱说着。

“你吃瓜子吗？”我问潇小染。潇小染点点头，张开双手。

“谢谢。”

“你朋友？”小敏抬了下手肘，指着潇小染问。

“嗯，我同学。”我刚剥好的一颗瓜子掉到了那堆瓜子皮中。

小敏端详着潇小染。

小染对小敏友好地笑着，微微点了点头，把手中瓜子皮轻轻放到自己脚下。

“没关系的，你就吐在地上，一会儿我扫。”

小染看着我笑得很尴尬，我知道她没听懂讲方言的小敏在说什么。

“她说你随便点，吐到地上就行，一会儿她会扫的。”

“你不是本地人？”小敏把一颗瓜子放到嘴边换成普通话问。

“嗯，不是的。”潇小染笑着。

“不吃了。把那两箱打口带拿出来让我们挑挑。”我站起来抖搂身上的瓜子皮。

“真不知道那些破垃圾有啥好看的。”

小敏笑着掏出一串钥匙走向里屋。

潇小染在磁带架前瞎看着，拿起一盒磁带没看几眼又放了回去。

我随手拿起摇椅上那本看了好多遍的杂志乱翻着。

“又出了好多新歌手。”潇小染背对着我说。

“哦。”

“还一个比一个长得漂亮，不知道他们的歌唱得怎样。”潇小染评价着。

“陈珊妮有新专辑了。”潇小染说。

“你听过她的歌吗？”

“不多。好听吗？”潇小染还想问些什么，从里屋传来了小敏的声音：“你们进来看吧。”

我掀开门帘，潇小染又说了声“谢谢”走了进去，我放下门帘，走得很慢。

“就这些，你们慢慢挑吧。”小敏拍着手上的灰尘朝外走去，走到我面前时，她神秘地对我笑笑。我低下了头，听见了小敏关门的声音。

“这里也查得很严吗？”潇小染站到那俩大纸箱前问着。

“偶尔吧！不过大家习惯了在里屋看。”我打开其中一个箱子。

一盒盒磁带整齐地摆在箱子里，只是每一盘都被打上了深深的口子。

有几道余光透过玻璃漏进纸箱中，那些灰尘在昏黄的光线中上下跳动着，又随着光线的消逝而渐渐散去。

潇小染蹲下身，双手放在纸箱边上，目光贪婪。

“真多。比我在五道口见到的都多。”

我去另一侧开着另一个箱子。这都是大冯进的货。我们先前都挑走了不少。

潇小染一盘盘翻看着，似乎有点紧张。

“哎，对了，你帮我找找你说的 BLUR 那两盘磁带。”

潇小染的头埋进了箱子中。

我很快找出那两盘带，走到她身旁放到她那个箱子里。

“嗯，是这两张。”潇小染反复看着，“还好打得不深。”

我看着激动的潇小染，蹲着的她后背露得越来越多。

潇小染忽然抬起头仰望着我，我根本来不及躲。

她脸上堆满了笑，一脸满足。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要没什么事，你先在这挑着，我到外面去和小敏聊会。”我低着头低声说。

潇小染再一次仰起那荡漾着幸福的面庞使劲对我点着头。

我在开门。

“等等，帮我拿着包好吗？谢谢。”

我又走了回去，接下了她的包。

“有事叫我。”

“嗯。”

我带着潇小染的包离开了她。

那天潇小染挑了二十多盘带。这让我很吃惊，我最多一次也只挑走七八盘，而她一次买了这么多，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